



兵學隨筆

力過人而武藝超羣者佔優勢)，這各個戰鬥的總和，是決定全般戰爭的勝敗。

戰爭技術的根本是冶金與濠土，因而武器與築城便隨之進步，假如城塞的抵抗性堅強，而攻擊兵器又不進步，便會變為長期戰爭。人類對於長期戰爭似乎是很討厭的，倘若武器達於高度的進步時，也許將來的戰爭當天可以結束。

倭國的軍事評論家大場彌平氏曾撰文謂織田豐臣時代各將領對於陣形與戰法是有相當創意的，照我看：還不外是抄襲我國古代的陣形與戰法。其實日本人不在古代無創造的天才，就是到了現代，依然無法克服他這個傳統的毛病。

所謂織田豐臣時代的陣形與戰法如：一、魚鱗陣，二、鶴翼陣，三、偃月陣，四、長蛇陣，五、虎亂陣，六、烽火陣，七、雁行陣，八、六花陣，九、亂劍陣，十、臥龍陣，十一、劍頭陣，十二、雲龍陣，十三、飛鳥陣，十四、車懸陣等，就中以鶴翼陣，長蛇陣，偃月陣為主要，所謂鶴翼陣形正如鶴的兩大翼膀，長蛇如蛇的屈伸，偃月如月之弦，就中又以偃月為最巧妙的決戰的陣形。中堅屈伸自在，直搗敵的本軍。

昨天我看了大場彌平撰的「日本歷代戰略的變遷」一篇長文後，使我想到我們也應早有一篇關於中國歷代戰略的變遷的著述。不過這

倒不容易，正等于鑽牛角尖。在今日生活艱難之下，似乎沒有人肯幹這個優事。我以為寫這篇文章不外分戰畧的攻勢與守勢來分析歷代的戰畧，但不可忽畧了戰畧基礎的軍制。中國的開國始祖——軒轅黃帝的對外是採取攻勢戰畧的，由於攻勢戰畧的成功，便能驅除蚩尤，統一天下，往後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等，以其對外採取攻勢，給四夷以嚴重打擊，使其恬服畏威，故後世子孫能得到相當長時期的安定。宋太祖統一天下之後，便杯酒釋兵權，明太祖趕走蒙古人出塞之後，便算了事，對外并未施行攻勢的打擊，徇至子子孫孫都以守勢為原則，所以終不免于一則亡于元，一則亡于清。在今日真使我想到了攻勢的可愛了，今後的開國者呀！你對於假想敵總應來一度攻勢的打擊吧！不然，你也應建設攻勢的國防。

世界上有許多人說地理的險要足以阻止敵人的進攻，這是錯誤的，也有許多人說地理的險要是毫無用處，這也是錯誤的，以前者而論，中國與日本有汪洋的太平洋為其阻隔，但日寇為什麼能够安全渡海登陸進攻我們呢？這是由於有優勢的軍力。又日本為甚麼未能渡洋去攻美國本土，這是因美國尚保持有優勢的軍力，由此可見天險是不足恃的，可恃的是人為的力量。倘若有優勢的力量又還有天險，固是至善，否則我們要人為的力量，不要天險。

宗教不是反戰的，也不是主張絕對和平，基督教有十字軍的東征，回教有「一手持經，

戰畧的畧是「策」，意義甚廣，大而從一國國防的大經綸大籌策，至戰地的大軍運用，小而在戰場擊敗敵人的方法，均稱為戰畧。近代戰畧指導的動向，斷然成為大兵主義，強力主義，火力主義。

古代的武器，大別為：(一)白兵是刀矛等。(二)擲兵是用石矢與弓弩。(三)用以防禦敵人的矢石刀矛的是楯。由石器至銅器時代及鐵器時代，為施行防禦而築城，大凡人類為鬥爭而築城的觀念已發達於很古的時代。至於利用地形以抵抗敵人的侵害，如森林，湖沼，絕壁，天險等亦足以使敵不易接近的。又，古代的戰法用弓矢的遠或與用白兵的近戰，應分為兩階段。戰爭，如其說是兵力集團的巧妙運用，不如說是士兵各個的協力格鬥，(以營

「一手執劍」的不斷戰爭，可蘭經云：「惟勇方能昇入天堂」。唯有佛教才是和平的，在印度與在中國未見有奉佛經而從事戰爭。但在這次神聖抗戰中，中國的佛教徒也參戰了。何況佛經上並沒有否認義戰的記載。

國家是舉國民應該保護的意思，是現代國防的基礎形態。因此便發生兵役制度，這個制度向分為自由兵制與強制兵制，前者為志願兵制，後者為義務兵制。後者又稱強制兵制——統治權力的強制，社會權力（民族共同意識）的強制。

歷史上強制徵兵的王朝常是強盛的，反之，則外患頻仍，分崩離折。舉國皆兵是人類的天賦義務，但德日意等國由于強制徵兵的結果，却造成贖武主義的出現。

敵人欲從短期的閃擊戰，而取得決定勝利的階段已過去了，戰爭明顯地轉入長期消耗的狀態，支配長期戰爭的因素，是精神力、生產力、及科學技術。同盟國正具有此優點，由此可推斷我們的必然勝利了。

外國軍事家對孫子兵法真是崇拜。最近美國伊里奧特少校著「納粹的歐洲新長城」一文曾引証孫子的話說：「這永遠是事實，西歷紀元前五百年，中國的偉大戰畧家孫子便已說過：『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故我欲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孫子逝世一千三百年後，我們又發現蕭米尼氏有一篇文章說：「高壘深溝之構築防線的辦法，的確可笑之至。……倘若我們假定有一條綿亘若干哩，目的在完全封閉一部份邊境的防線，例如法國韋森堡的防線，前有羅德河，右有萊茵河，左有佛日山脈，似乎具備有一切的安全條件，但這些防線每被攻擊時都遭攻破……這些防線不論天險如何強固，但因牠範圍的廣大，已足使守軍無法作過密的防禦，而且每易被敵包抄，把一支軍隊埋葬在戰壕裡，這分明是一件愚蠢的行爲」。由此可見孫子不是一要緊萬能論者，是近於「要緊無用論者」，其對要緊的評價，真是供我們今後國防建設上的參考。

向希特勒的「歐洲堡壘」進攻吧！這是我們盟國今後進攻的一大目標。

目前各國軍事家對於「歐洲堡壘」的進攻，有些主張英美應沿波羅的海，大西洋沿岸及地中海向「歐洲堡壘」作弧形的進攻，有些主張英美應與蘇聯及土耳其一致行動，對「歐洲堡壘」作圓形的進攻。不待說，這都不外以從陸上進攻為主的。但照我看：從陸上進攻歐洲難，從空中進攻歐洲易。因為從陸上進攻歐洲，由於德國在歐洲沿岸構築有堅固縱深的防線，如所謂「大西洋壁壘」，「南歐壁壘」等，強行登陸，勢必困難。所謂從空中進攻，便是憑盟國高度的生產力，準備着大量新型飛機，滑翔機，以搭載百個機械化師團，伺機分由英倫，北非，蘇聯等根據地突然飛降於歐洲本部，實行佔領要地，向德意的心臟部分進台擊。

至於這百個師團的補給，當然也是依賴於飛機與滑翔機，及取得當地的民衆與游擊隊的協助，（並以武器從空中降落供給於歐洲的反納粹份子，共同進攻德意），且又與登陸部隊配合，這樣必能於短期間解決德意，爭取決定的勝利。

英國現在注意到太平洋戰爭的問題來了。他們因立場不同，雖未遽作「先擊潰日本後會師柏林」的打算。但却一掃過去漠視太平洋戰局的心理了。正如最近邱吉爾氏在下院演說：「假德國先日本而屈服，……則英國之每一個人員，每一架飛機，每一艘船隻，均將調至太平洋中與倭作戰，不論多少年月，務使日本屈服而後已」。因此，我希望英美早日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并早日調兵遣將到太平洋來一雪香港，新嘉坡，珍珠港之恥。

意大利站到德國方面來參加戰爭，到了今天已整整三個月了。三年來德國撈了許多「戰爭的利益」，而意大利卻損失了許多利益，她現在已由強國的地位降為二等國的水準，她在軸心夥伴中已無足輕重，她將來惟有先德國而滅亡，或先德國而投降。最近塔斯社觀察員所撰「意大利參戰三週年」一文，其中列舉意大利三年來的悲慘說：「意大利在戰爭的三年間，已在東歐和北非損失官兵七十萬人。在蘇德戰場上，意軍的損失共十七萬五千人。再把對希臘的五個月戰爭中的損失，以及在南斯拉夫長期不停的『小戰』期間所受的損失包括進去，意大利已把一百萬以上的官兵——她的武裝力量的精神虛耗了。

意大利在戰爭的三年間，領土方面的損失達三百三十八萬二千六百七十四平方公里，那比意大利本部的面積六十倍。喪失了的領土上的人民，共一千三百七十一萬五千名。

在戰爭的過程中，意大利已把她的大部份的海軍喪失了。她的商船隊的損失約達二百四十萬噸。她的空軍也已受了無可補償的損失。慕索里尼的「自然願望」就是隨着這個損失的時日一天一天的消失了。（這也許是墨氏此次場台的原因！——八月十日註）

德國現在又鼓噪着什麼「歐洲生存空間」與「歐洲總動員」了。關於前者據德國通報說：「只有向東方大草原和歐洲四周的海洋擴張，才能確保大歐洲」。又說：「我們不僅為我們的生存鬥爭，而且更為一定的生活標準鬥爭，單是歐洲大陸決不能使我們得到那樣的生活標準」。再說：「大歐洲」將要成爲「世界的中心」。由此可見侵略者宣傳的五花八門。其實所謂「歐洲生存空間」，僅「德國生存空間」的代名詞，即以日耳曼的少數人榨取被奴役的歐洲三萬萬人以餬活淫佚地生存于歐洲空間而已。關於後者，其目的有二：第一要使全世界輿論對於德國的後備力量如同墮入五里雲霧中，第二，要迫使歐洲把她所得的人力原料和糧食，一概委送於德國，以苟延德國的殘喘。然而歐洲被壓迫的人們是覺悟了，縱使

她能動員歐洲多少物質力，却無從動員歐洲的精神力。現在分佈於歐陸的數十萬游擊隊，正是她總動員的致命傷呢！

納粹的宣傳與措施，固很高明，但却欺騙不了歐洲的人們，欺騙不了世界的人們！

從今年七七紀念日起，我敢担保「中國山岳堡壘」是固若金湯了。固然我們這個山岳堡壘沒有什麼「秘密」，也沒有什麼「奇蹟」。

由著名軍事工程專家所設計建築的日列要塞，馬奇諾要塞，新嘉坡要塞是早已宣告他悲慘的命運了。我們這個幾等子沒有經過什麼設防的山岳堡壘却支持了好幾年，而且今後還是使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

從山西到雲南的綿亘數千里的弧形防線，這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山岳地帶，即不利於敵的進攻，而利於我的防守，加以我們今後空軍的加強，點的空軍基地分佈於整個防線以內，既可不時空襲敵人，又可以支援陸上部隊的作戰，這真是敵人末運的到臨，又是我們最後勝利的保證！

但是我們的「山岳堡壘」，不僅利於防禦，且利於進攻。這是中國現代之活的萬里長城，準備吧！準備最後的總反攻！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草於桂林、韶關旅次

英國的幼年技術軍士

英國今日最年
幼活躍而強健的軍士就是軍事專門學校的學員，也就是英國機械化部隊的未來技術專家。學校設在英國最有名的軍事區，學員逾

千人。他們入學年齡以十四歲爲限，施以相當嚴格的專門訓練。

學員的擇業

學員沒有時時的軍士，他們以服役爲天職，將來學成後至少須服役十二年。他們學習機械裝配技師，電學技師，軍械師，鐵匠，銅匠，工具機械師與車輛技師等。五分一學員是來自軍人的家庭，其餘多數是公務員的子弟。有些則由印度、南非洲、緬甸、香港、星洲等地前往學習。這個軍事專門學校是新設的，雖則有些學者的前輩是十字軍時的修配盔甲的武士，或是亨利五世時制製神祕軍械的武士。當慕尼黑危機發生時，軍隊感於機械學術的急需，及因機械化的急速發展，認爲不能全賴現有的學校與平凡的技術，而思有所改進。故增設這個幼年軍士的專門學校，在此次大戰爆發前四個月創辦，由一個舊軍營的地址改建而成。

純正的技術員

這個軍事學校在技術訓練的立場既已獲得聲譽，便不能隨便濫收學員。有五百個以上的學員已經完全修畢學程，如今正在參加實際工作。或許這些幼年技術員所犯最大的毛病是工作不劃一。教官秉承最高軍事當局之命令，不僅對機械技術要有經驗，即對學員各方面也要有經驗，故常注意學校的成績，務使學術標準提高。這不獨與英軍的榮譽有關，這些學員佩戴英皇的徽章，鈕扣及番號等也是